

說苑

十一十三



			二	漢
		九	〇	書
一	一	一	二	門
〇	〇	函	類	
冊	架	號		

庫文閣內			
長	二		漢
函	五		
六	〇	二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2	
冊數	10 (6)		
函號	298	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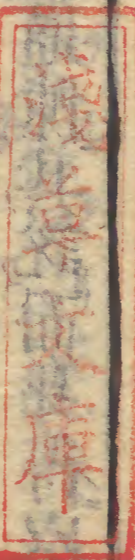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



說苑卷第十一



漢書藝文志

新安程榮校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

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

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

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持之固，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

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遠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為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王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止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復後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訥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

老無從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
 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
 春秋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同一善
 說此自
 賢者之言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從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異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問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道於天
獨不獨
滑机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祖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安驟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白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入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亦是正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
 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矢兔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
 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王不能為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
 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
 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
 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
 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
 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稗傳之城武丁夕夢

且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
 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于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
 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
 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不出戰
國兼士
之言

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明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田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
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說苑

卷十一

八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乎、昔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南比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柱、社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舂草濫、予昌枝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滌、悵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今舉中洲、流今日何日、今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今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今知得王子、山有木、今木有枝、心訖君、今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檢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既此條

談苑 卷十一

遇穆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不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朔，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音在樂
悲樂在
心良有
以也

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誦諛燕則闔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絲色以淫，日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戈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

說苑

卷十一

九

事也夫聲敵帝而囚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
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
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
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楚
者踟躕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釜黃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
 釜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
 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
 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
 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
 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

亨魚漉之金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
 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
 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
 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濫人無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雖為叔
 向而言
 自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正言自

此則以
有言也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文天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

說

卷十一

十一

英人作英人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
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
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人
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
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
孟嘗君較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
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

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
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
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
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
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
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深識遠慮之人
由言自遠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
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
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

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
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

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
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

非愛於
知聖不
能為此
言

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
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
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
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
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
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
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
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

召忽二
陽補前
小未發

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
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
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
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終

同日校

劉向

說苑卷第十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奉使 第十二

春秋之辭有相及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
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
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
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說苑

卷十二

二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
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入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
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
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及其言。宋趣降。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為美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脫此條

言出於
義自能
服人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華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說苑

卷十一

三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書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指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戰國之
言大節
以利動
人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頭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緹北犬。

溫和醉
推動人
天性

奉晨見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薛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見敬獻庖廚縹北犬
 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
 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
 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表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采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特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特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
 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字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
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
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梁王先
夫言矣
此何難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
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文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
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
其民必先反莊主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貴
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
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
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

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
 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王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
 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
 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
 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求井者未
 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
 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

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若
 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
 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各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

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依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德

居中國以下及
下教條互殘
剛

似心服
自是英
雄口中
語

託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入衆車與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
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越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定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

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
者曰冠雖救宜如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
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斲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交之州
乃處海番之際屏外番以為居而敢龍又與我爭焉

說苑
卷十二

說出正
義使人
不救輕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侯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主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
辭習於禮者也命復者客見則稱天子明白晏子有
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憊然者二曰臣受命救邑

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侯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
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憊然避位矣王曰吾
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
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麓事不能者必勞大事
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
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入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俛而些
高擻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主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
食之楚主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
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
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
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
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
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
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太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儼者更從太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此口齒
之利恐
賢者不
再此

論

卷十一

有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
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入戲之曰子來亦
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
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
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
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
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

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
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
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
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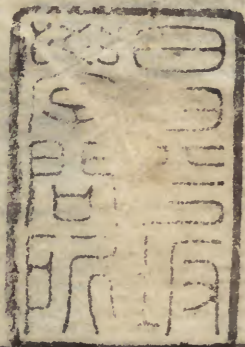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才教王曰才先生應之才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官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蔡使師強主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為師強王堅平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聞其聲又惡其形楚王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一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緇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年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及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二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碩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終

文政辛巳

壬午後五月念九日鈴木洋校

